

流沙河近作

流沙河 著



LIUSHAHE JINZUO

安徽教育出版社

流沙河近作

流沙河 著



安徽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流沙河近作 / 流沙河著.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6. 8

ISBN 7 - 5336 - 4786 - 6

I. 流... II. 流...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
当代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 I 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92332 号

责任编辑:唐元明

·装帧设计:何宇清

出版发行:安徽教育出版社(合肥市回龙桥路1号)

网 址:<http://www.ahcp.com.cn>

经 销:新华书店

排 版:安徽飞腾彩色制版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合肥朝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650×960 1/16

印 张:15.25

字 数:190 000

版 次:2006年8月第1版 2006年8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2 000

定 价:28.00元

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 话:(0551)2822632

邮 编:230063

目 录

自述	1
给诗算个命吧	2
台湾诗初来时	4
说高考作文题	6
惭忆萧也牧	9
的之难保	11
劣币驱逐良币	14
问路于翁	18
游心于艺	20
让座于老	22
排渡于槽	24
红杏赋	26
宝光寺广场赋(外一首)	27
蓉城旧影(七律六首)	29
死如之何	31
夜蝉与雪蕉	37
少年读《水浒传》	39
从袍哥说起	41
车先生外传	45

2 流沙河近作

有过这样的考场	50
文学同窗四友	53
悲亡树	56
轮之忆	59
愿做职业读书人	63
为方赫作跋	65
书鱼知小	68
愚昧的灭鼠方法	68
房星与马	69
墙头蒺藜扫不得	70
蒺藜非棘(官玺)	70
旧瓶新酒说传贤	71
陆放翁家训	72
芜菁与萝卜	73
锦瑟感伤身世	73
一夜五个时段	74
汉代铅笔考	75
华南原有甘藷	76
铜钱的两面	77
蠶麻与张献忠	78
宋朝官员不受杖	79
怕被人笑不韵	80
林间日影筛金	80
兮字的读音	81
戴是头顶物	82
生菜古今不同	83
白雁诗解说	84
最早的降落伞	85
你见过飞蓬吗	86

第二毒草是烟草	86
云山雾罩之误	87
浅说侠字	88
东坡论赌博	89
梓树与桧树	90
释皂	91
木槲和木柝	92
○的质疑	93
啃与舔	94
不焚种树书	95
看相观察情态	96
说朕	97
工匠的自尊	98
龙与恐龙化石	99
荔枝取名猜想	100
跟斗应作羹斗	101
马苜蓿与小巢菜	102
魁星是何物	102
天下的中央	103
释粥	104
土洋两迷信	105
古人怎样取火	106
古人也用火柴	107
造火柴的笑话	108
贝加尔即北海	109
古音趣闻	110
瓦合与瓦解	110
黑子猜想	111
朱熹所谓淫奔	113

4 流沙河近作

释间谍	114
人如其字	114
重颐丰下之美	115
丽者二也	116
手套传入中国	117
两个无名和尚	119
牧民之术已过时了	122
为殷明辉作序	124
笔与人	125
《老成都·芙蓉秋梦》自序	127
农场七人记	129
《成都旧闻》序言	139
小挑金庸	141
又挑金庸	143
蜀人吃茶十五谈	146
历史检验司马迁	154
在心与关心	156
昔年我读余光中	158
为书画进一言	163
螺旋之惑	164
说类	166
说井	168
比饿功	170
旅游三香	172
画火御寒	174
城市命名谈	176
残酷忆端午	178
端午节出新	180
投靠图像	182

道家茶的妄说	184
换一角度看龙	186
笑说蟹文之灾	188
最佳创作方法	191
陈垣斥“远东”	193
《湖广填四川》读后	195
华人喜悦之词	198
成都东郊沙河赋	201
孩子们想当啥	203
鬼文化之遽衰	205
想象力的贫乏	208
影子与影射	210
七夕灯下散记	213
师爷字	216
七月流火,一再错用	218
七月流火,“错”用何妨(周兴陆)	221
序《我的书房》	223
坑杀与坑害	225
李敖警说《诗经》	227
致马悦然先生	230

文化的守正与批判

——《流沙河近作》编后	吴茂华	235
-------------------	-----	-----

自 述

瘦如猴，直似葱。细颈项，响喉咙。
眼虽瞽，耳尚聪。能游水，怕吹风。
浅含笑，深鞠躬。性情怪，世故通。
植过棉，做过工。未享福，总招凶。
不务实，老谈空。改恶行，求善终。

给诗算个命吧

光阴何其速也，不诗十二年了。非我不写也，写不出来也。亦非写不出来，写不出新花样也，老一套令我厌也。黔驴技穷，此之谓也。

回想二十世纪之初，“五四”新文化运动送来“新诗”这种玩艺儿，先辈读了，耳目一新。于是前贤纷纷做了旧体诗词的叛徒，大放异彩。新诗迅速普及，致胜之因，全在自由。一，抛掉旧体诗词的格律，诗人获得形式的自由。二，舍弃典雅陈古的文辞，诗人获得语言的自由。三，放逐曲达婉喻的传统，诗人获得意趣的自由。那时的新诗又叫自由诗。新体灿然而光，旧体黯然而晦。爱新鲜，憎束缚，人类的天性。新诗做了新文化运动的一员猛将，不到二十年，就攻占了报章杂志上的原有旧体诗词园地。既然扮演了猛将的角色，便不免抹一些“运动”的油彩，显示出“有为”的姿态。而真正的诗应是无为的。不久，革命运动乍起，取代了新文化运动，新诗这员猛将也跟着添抹了更浓厚的油彩，左手旗帜，右手火把，满口诅咒，更加“有为”。这时正是四十年代后期，中学生的我也来凑热闹，学写新诗了。“生于末世运偏消”，能写出个啥明堂来呢。

接着天翻地覆，诅咒未熟，又习颂歌。年青血热，激情欢唱，亦颇动听。兼具有主观上的真诚，乐此不疲，而不知去真诗愈远矣。幸好一九五七年挨了棍子又戴了帽子，免得继续丢脸献丑。此后二十年间，苦读书，苦劳役，似有所悟了。殊不知到了七十年代末，

闹改革那年头，我又血热，一厢情愿跟上去，高歌之，大颂之。我虽然诗艺荒疏了，“还千蟹与科斗，莫吾能若也”，竟得意了好几年。现在回头一望，真是惭愧。我是井底之蛙啊！幸好被挤出《星星》编辑部，血冷下来，得以自省。此后诗道陵夷，小人大进。我也趁早“濯足”，告别诗坛。

一再自省，承认我自己黔驴技穷了，玩不出新花样了。二十世纪初，新诗前贤各自留下经典之作，虽然有“运动”的油彩，毕竟是历史的产物。我们跟着学，专学他们的缺点。他们饱学，腹笥充盈，厚积薄发。我们文化低，见识浅，多系痞匠，还要一味“自由”下去。这是什么自由？只是下笔方便罢了，伪自由啊！这样写诗，早迟必定技穷。

社会正在转型，诗人不可能再靠“运动”起家了。当局也未必欣赏你那一副“有为”的姿态，宁愿让低级艺星活跃报刊版面，也不发你的自由诗了。这是催人猛醒的大好时机，先看清我们自身的丑陋，再研究新诗体裁的缺点，然后回归“五四”，发扬蹈厉。要超越前贤，医治自由幼稚病，续已断裂之可贵传统。在此基础之上，创新而不泥古，或能起新诗于沉疴吧。

写诗四十年（一九四九至一九八九），出过诗集六种，即《农村夜曲》、《告别火星》、《流沙河诗集》、《游踪》、《故园别》、《独唱》，皆过眼之烟云，雪泥之鸿爪，敝帚不足珍也。从中自选若干首，供有心人鉴察。若能由此看透新诗体裁缺点之所在，便等于我捐献遗体供医家之解剖，那也是很荣幸的呢。

至于我自己的命，不必算，早已算过了。我这人，头脑贴近科学之条理，疏远艺术之朦胧，本不宜写诗也。当初写诗，实由“有为”过逾，血太热了。这里给新诗算命，说些泄气的悲观话，亦一家之浅见耳。敬请批评。

二〇〇一年九月五日 成都

台湾诗初来时

《庄子》“秋水”篇中，黄河来观北海，北海对他说：“你来见到我，明白海有多大了。你认识自身之丑，就有资格同我对话了。”

回想二十年前，目睹台湾现代诗之渡海登陆，宛如昨日。那时我在四川《星星诗刊》工作，从香港这扇窗，窥察台湾诗坛，竟见姹紫嫣红开遍，大感意外。初以惊奇，继以恍然自失，情景恰似黄河来观北海，对照那淼淼汪洋，愧我这狭小的九曲十八湾。看，那些台湾诗人鸿飞雁翥，翩翩各呈佳致。他们羽色互殊，翔姿各异，我心中颇羡慕。随后我们这边兴起台湾现代诗之批量“引进”，乃知口有同好，非独鄙人嗜痂成癖。到一九八二年，我写《台湾诗人十二家》之专栏介绍文字。随后又介绍了彼岛中年诗人十二家，同时写了《隔海说诗》，说台湾诗。这类拙文亦曾引起小小反应，正负两面皆有，当然也包括某些人的不快。光阴荏苒，都成历史烟云过眼，可叹。

台湾现代诗初来时，那是一九七九年，国门上锁已有三十年了，华夏“诗亡”已久。密闭笼屉的天天蒸，政治运动的年年打，弄得“五四已老，新青年已驼背”，还谈什么中国新诗。大陆与台岛之间，无论思想和艺术，落差早已拉大。我们这边闸门一开，台湾诗涌进来成了悬瀑千尺，砰訇激荡自然是难免的。正所谓“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何况还有“外来和尚好念经”的心态存在。所以，原先在台岛上反应平常之作，一登陆就热闹起来，而佳作之异地走

红,也就不足怪了。随后一些年,我们报刊上常见笨贼偷台湾诗。显偷句的,隐偷意的,幼稚罢了,倒也无伤大雅,令人苦笑而已。拙文原说什么“两岸交流诗艺”,哪知水总是向低处流去。至此乃悟,凡有落差存在,绝无交流可言。给国门上锁者倒真该从这里汲取一些教训,而闭门自恋者也该有些醒悟才是。

如今二十年过去了,这本《台湾现代诗选》拟出北京版,我想不会再次引起激荡了吧。譬如初看佳人,称赞难免过誉,打分也就偏高。看两三次以后,评价渐趋落实,总有公允判断。由于曾有粗浅研究,我对台岛诗坛一直看好。依据在哪儿? 以下三条:一,中华文化在那边自从二战结束后尚未被践踏过,诗人求学期间受到起码的传统文化教育,后来写诗也就比较有中国味。二,西洋文学以及东洋文学在那边的传播尚未被禁止过,诗人在创作中容易吸收外来营养,诗风也就比较带现代性。三,除了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官方出于政治需要倡导“战斗文艺”而外,缪司在那边尚未被胁迫过,诗质也就比较具纯粹性。以上三条不是说绝对好,仅仅是和我们这边比较而言罢了。

我们这边当然也在逐步改进。就说这诗坛现状,明显摆着的,比二十年前比三十年前比四十年前都好得多了。若能继续改进,那就更好。任何时代,诗之繁荣,有赖三境。哪三境? 一是宽松的环境,二是自由的心境,三是高超的艺境。三境之实现,既须求诸人,又须求诸己。这也就是说,既要治于外,又要治于内。做这件事非有数十年之淳蓄涵养不可,绝不要想立竿见影。我们这一代是完了,请俟之来者吧。

这本书的编者马悦然先生嘱我为北京版《台湾现代诗选》作一短序,使我愧悚不安,下笔为难,因鄙人不写诗已十年了,连这边的情形都不清楚,更何况那边的。内子茂华见我愁坐南窗,便说:“写写你从前初读台湾诗的感想吧。”我想这个主意不错,于是就有了此文的开头。

说高考作文题

今年高考作文题是“诚信”，只此二字，给人以突兀感。《南方周末》择优刊登七篇考卷文字，新鲜有趣。退回到百年前，这就叫“闹墨范式”了。察其笔下功夫，恕我妄说，这些少年郎比某些作家一点不逊色，或许更强些。噫哟，后生可畏。七篇作文里，有论说文，有叙事文，或兼而有之。惹眼的是还有新诗一首，令我吃惊。不久，国内多家报纸又刊出第八篇考卷文字，天哪，竟是平话小说《赤兔之死》，文字摹仿《三国演义》。拿现行的文学概念来套，这八篇作文都算是文学作品。细分类，有杂文，有随笔，有散文，有新诗，有小说。简直就是“百花齐放”，你能说不好吗？

对。不太好，我觉得。谨献三疑，请那出题并阅卷的“朱衣人”考虑吧。

疑之一，高考作文考学生的什么。是考他们的文学创作能力吗？大学是办来专门培养作家的吗？当然不是。我这样说，倒不是怕四年之后作家队伍大大增员，抢了我的饭碗。我早已退休，不当驻会作家了。何况上头似有所悟，已经废止驻会作家制度，使后来者无碗可抢。窃以为应该考语文运用水平。文学创作能力强者未见得语文运用水平就高。二者有关系，毕竟大不同。能写一篇毕业论文，一篇总结报告，不一定能写成三万字小说，三百行新诗。反之亦然，能写小说和新诗，不一定能写论文和总结。不仅如此，今日坊间所见小说新诗，意思浑沌，结构臃肿，错别字和病句连篇

者也不少。现在小孩子都能写小说了,少男少女能写论文和总结者尚未听说过。可知文学的创作同语文的运用,各走各的道,难以互相借重。今年“闹墨范式”八篇,报上一登,原来都是文学作品,将昭示天下以什么倾向?用此尺度“取士”,考生中有那些语文运用水平够格,而文学创作能力差者,岂不吃亏?

疑之二,高考作文怎样评分。瞧那八篇,有长有短,体裁互异,放在一起,好比牛马同枥,甚至鸡兔同笼。它们不同类,便无可比性,你怎样评分?如果我是某刊编辑,用哪篇,不用哪篇,我心中有数。评分则不然,要求优劣的数量化。《赤兔之死》是小说,同另一篇杂文,又另一篇散文,以及那一首新诗,固然都切着“诚信”的主题,但是孰优孰劣,不能只看谁切得更紧些,还得衡量每篇作品自身写得怎样。如果都是千字小说,或都是二十行新诗,或都是八百字杂文,由“朱衣人”给这八篇评分,还不至于太难。而现在面临着同枥之牛马,乃至同笼之鸡兔,你凭什么尺度,量出某牛比某马高若干分,某鸡比某兔低若干分?难哪,老兄。拿不出一个很具体且可操作的尺度,将何以服天下考生之心?

写至此,想起了八股文。那玩艺儿在明清两代就是专门用于科举考试的一种作文体裁。最初限定在五百字,考生们的作文都一样长,便于评分。作文题目出自四书,考生们必须“代圣贤立言”,写论说文。文章开头三步走,破题、承题、起讲。然后进入起股、中股、后股、末股四个段落。每个段落又要分成正反两段互相映衬。四二得八,故名八股。一切都规定死了,这样作文确实太可笑,哪能写出行云流水的好文章呢。但是这样规定也有绝大好处,就是能使每篇考卷文字有了互相比较其优劣的可能,以利于评分的体现公平原则。“朱衣人”阅卷时可以给每一段打个分,加起来计总分,多方便。这就像选美,量出三围数据,以便互相比较,定个甲乙丙,至于风度啦神韵啦那就很难说了。赶快声明,绝无招八股魂的意思。不过是不是也可以借鉴借鉴,以便于评分呢?比如说,作文题“诚信”改为“诚信论”,都做论说文,随笔、散文、新诗、小说

就别来了,这好不好?我认为论说文很重要,应提倡。任何社会都需要文思清楚、文理通顺、文词准确、文章畅达的大学生,作他日之栋梁。其中极少数,具文学天才,日后自会脱颖而出,何须你预选出大批的候补作家。如果做“诚信论”八股文,开头一句该是这样破题:“夫诚立于内,而后信见于外矣。”破题即解题。题不解,文怎做?那八篇作文都没有破题,似乎认为诚就是信,信就是诚,诚信是一个词,同诚实差不多。窃以为“诚信”者诚与信也,是两个词。诚属内在修养,即诚意。信属外在表现,即信用。当然,如果不做“诚信论”只做“诚信”小说“诚信”诗,那就不一定破题了。但也该审题,了然于胸才是。

现在引出疑之三了。那就是,诚信两个词能不能连缀。古书多,读得少,不知哪位先哲这样连缀用过。《论语》有云:“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这里的情也就是诚。上头守信用,下民就诚实。“诚信”则不同,是说诚实了就守信用了。这样的人有,但不多。大多数人守信用,是因为守法。若是在正常的现代公民社会,法治完善,民主健全,公民的法制观念强,自然守信用。今日中国距此尚远。我在前面自作聪明,破题说什么“诚立于内”之后自然“信见于外”,显然属于道德主义迂腐之论,不足取也。所以我觉得“诚信”这个题出得不太好,私下有疑焉。

渐忆萧也牧

一九五五年秋，中国青年出版社李庚与萧也牧来四川省文联组稿，叫我把已发表的一些短篇小说收编成集，给他们出版。我那年二十四岁，幼稚无知且狂妄，但因在批俞平伯和批胡风两次运动中表现积极，被上面视为“新生力量”，当作培养对象，所以能得春气之先，有机会出第一本书了。快活自不用说。所谓云程发轫，这就是了。剪贴本整理好，编个目录，合成一册，很快寄往北京，等着出书。

来组稿的两位，李庚沉静少言，萧也牧热情多话，都是老大哥，该做我的老师，却来为我奔忙，真是颠倒裳衣。萧也牧原是小说家，因其短篇《我们夫妇之间》被粗暴批判，已经沉寂数年，埋头改造自身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不敢再写小说，改做编辑。两位老大哥召见我，是在四川省文联会议室。室内左右两壁挂高尔基和鲁迅。花玻璃门外是老宅的小院，古树浓阴，时闻鸟啼。院角落里有我的居室，那些短篇小说就是在这里写的。

翌年夏天，我在北京城鼓楼东大街103号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求学。一日忽见萧也牧来课堂旁听，便急忙跑去招呼他，怀着感恩报德之情，大叫一声“萧也牧同志”。他赶快声明：“我是吴小武。”很热情的，双手握我，满面笑容。我暗自惊慌，心想糟了，认错人了。赧颜之后，不好解释，也就假装相识，含糊呶唔两声，退回自己座位去。此后多日，还遇见吴小武，我都设防回避，假装没有